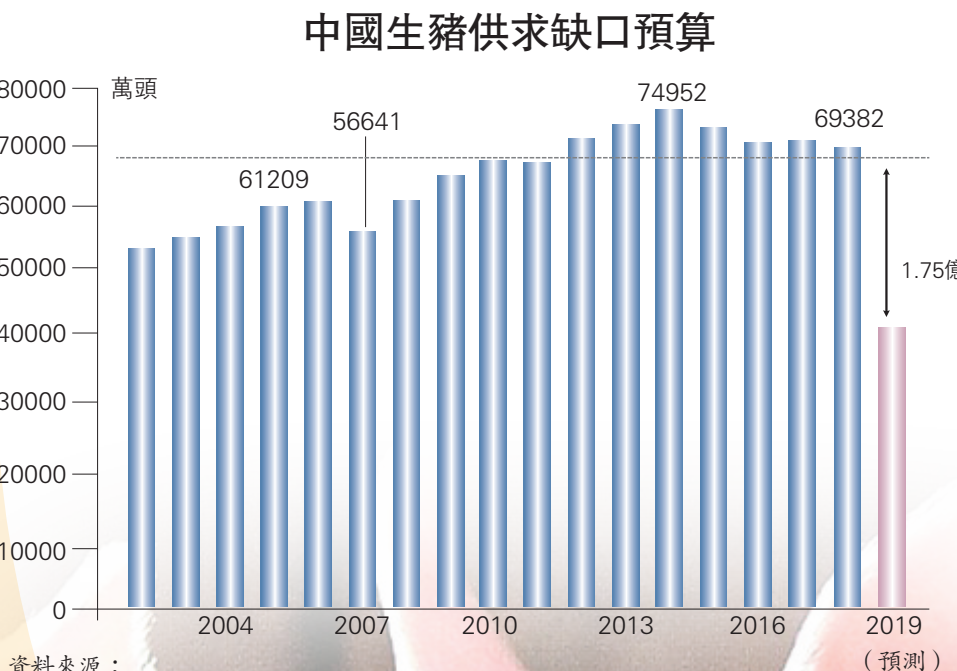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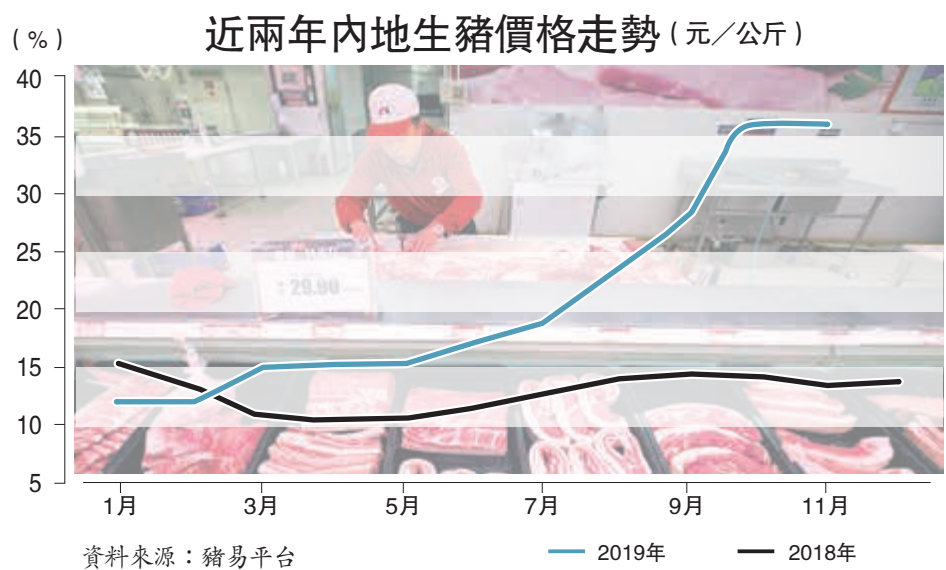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幾年心血毀一旦 資金拮据復產難 豬瘟肆虐，教授豬農的這一年



今年10月和11月的內地豬肉價格接連翻番，這是56歲的陳國幹以往從未見過的異常現象。面對豬價飆升，身為養豬大戶的他卻一點都不高興起來，因為在此之前，養殖場中近五千頭豬隻全部病死，只有三、四百頭得以幸免，且大多尚未滿足出欄條件。

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鹽城報道(文、圖)

陳國幹是江蘇省鹽城市有名的「教授豬農」，一場橫掃中國的非洲豬瘟疫情，讓他經歷了養豬生涯中最高昂的一年，辛苦打拚十幾年的心血瞬間付諸東流。

位於黃海之濱的鹽城是江蘇省乃至全國重要的生豬產地，當地很多農民以此為生。據官方統計，2018年，該市生豬飼養量達到1213萬頭，佔江蘇省總量的20%以上。

與其他養豬戶不同，陳國幹原本是鹽城鹽都電視大學的一位副教授，所教課程包括高等數學、經濟數學、統計學原理等。2004年，他不顧家人朋友反對「下海」養豬時，一度在當地引起巨大轟動，他也因此獲得「教授豬農」的稱號。憑藉自身掌握的知識，陳國幹在名下的八戒擴繁場率先引進現代化養豬設施和飼養新技術，養豬效率和收益均明顯高於傳統豬農，養殖規模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。

所有防疫措施都是一層窗戶紙

2017年，陳國幹傾盡多年積蓄的1000多萬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買下位於鹽城大豐區的一個舊養豬場並重新改造，使之成為八戒擴繁場的新址。他原本打算在這裏大顯身手，誰知新豬場剛剛投產不久，突如其來的非洲豬瘟就讓他的夢想趨於破滅。

「90%以上的豬都死了，今年至少虧500萬元。」陳國幹狠狠地吸了一口煙，悻悻然道。在接受採訪時，他幾乎是煙不離手，一支接一支地吸個不停，雖然衣

着光鮮，但臉色有些蒼白，露出明顯的倦容。

今年8月份，鹽城大面積爆發非洲豬瘟，八戒擴繁場雖然嚴防死守，最終也不幸「中招」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大小生豬和母豬死亡殆盡，直到10月初疫情才基本得到控制。

由於疫情警報尚未解除，八戒擴繁場的豬舍仍然嚴禁外人入內。透過窗戶望去，新建的豬舍寬敞整潔，空調、通風、消毒等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，和傳統養豬場髒亂的形象大相逕庭。但是大多數豬欄空空如也，幸存的生豬和母豬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幾個豬欄裏。

對於養豬戶來說，各種疫情司空見慣，但是沒有哪次疫情像這輪一樣恐怖。「非洲豬瘟不可防、不可治，所有的防疫措施都不過是一層『窗戶紙』，萬一捅破了就是傾家蕩產。」陳國幹所認識的養豬戶中，今年養的豬幾乎全部病死90%以上，甚至全軍覆沒，「散戶(養的豬)基本死絕，100戶裏面最多還有5戶幸存。」

正因如此，雖然現在豬肉價格飆漲，政府也一再鼓勵復產，但多數養豬戶仍然處於恐慌狀態，不敢輕舉妄動。近期鹽城當地有養豬戶嘗試復產，但不幸再次染上非洲豬瘟，這使得行業內的恐慌情緒進一步加劇。

「在非洲豬瘟的疫苗研製出來之前，絕大多數人不敢復產。」鹽城市亭湖區開泰生態養殖場老闆張桂正證實了上述說法。他還補充道，即使疫苗研製出來，估計

三到五年才能恢復到非洲豬瘟爆發前的養殖規模，因為好多養豬戶特別是散戶「嚇怕了，不敢再養了。」

「還有誰敢為養豬戶擔保？」

成本高企也限制了養豬戶復產的衝動。養豬戶陳漢榮算了一筆帳，目前一頭50公斤左右的母豬進價高達8000元，是去年的五倍左右，加上飼料和人工等成本，一般養到能夠配種時起碼需要1萬元，養豬戶投入的成本和承擔的風險大大增加。

在此情況下，一些養豬戶乾脆選擇退出。陳國幹認識的好幾位散戶都準備外出打工。「人家夫妻兩人出去打工，一年賺個十來萬塊錢還是很輕鬆的。何苦像養豬這樣累死累活還擔驚受怕，最後可能還欠一屁股債呢？」

話雖如此，陳國幹自己倒是並未喪失信心，他甚至計劃擴大養殖規模，但擺在眼前的一大難題是：「錢從哪裏來呢？」他苦笑道，包括他在內的很多養豬戶已經是山窮水盡了，「親朋好友中能借的錢早就借過了，找銀行貸款又需要有人提供擔保，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下，還有誰敢為養豬戶提供擔保呢？」

雖然上至中央、下至地方，各級政府紛紛出台諸多扶持政策，鼓勵養豬戶復產。但陳國幹表示，除每頭病死豬40元的無害化處理補貼外，他迄今沒有享受過任何其他補貼或者貸款貼息等優惠政策，希望政府的扶持政策要落到實處。當務之急，就是在銀行不願為養豬戶提供貸款的情況下，政府能切實加大信貸擔保支持。

在陳國幹看來，「至暗時刻」已經過去。他最恐慌的時候是，周圍其他豬場發病而自家豬場還沒爆發的時候，「那時整夜睡不着，真正爆發以後反倒好多了。」他說，現在起碼能睡着了，不過每晚都要醒幾次，醒來就一邊吸煙，一邊看電視，睏了再睡一會。

險企耍賴 賠付缺斤少兩

雪上加霜

「我今年投保的豬死了1800多頭，總共才拿到7萬多塊錢(人民幣，下同)的保險金。」鹽城八戒擴繁場老闆陳國幹對《大公報》記者透露，由於病死豬數量過多，一些承保的保險公司理賠時耍賴，甚至拒絕理賠。

據了解，八戒擴繁場原有豬隻5000多頭，每年繳納的能繁母豬政策性保險和育肥豬(20公斤以上)政策性保險金額共4.8萬元。一旦病死，保險公司按照能繁母豬每頭1000元、每公斤育肥豬6元(100公斤封頂)賠付。

在上個保期到期之前，八戒擴繁場病死



▲八戒擴繁場的現代化豬場一角

的生豬並不多，當時保險公司按照合同共賠付3萬元左右。但進入新保期後，隨著病死豬數量急劇增加，保險公司開始拒絕理賠。常見的理由包括，認定豬隻死因並非豬瘟，而是「藍耳病」等不再賠付範圍內的疾病。

此外，賠付金額也出現「缺斤少兩」的情況。陳國幹表示，每當有投保的生豬

病死，都會第一時間向保險公司報案。以往都會派人上門核驗和拍照取證，但是非洲豬瘟爆發後，保險公司直接讓他自己拍照發送過去。「200多斤的豬只算幾十斤理賠，說照片上看不出來重量，只能算這麼多。」

八戒擴繁場在今次保期內，能繁母豬和育肥豬共死亡1800多頭，總共獲得賠付的保險金只有7萬多元。即是說，平均每頭病死豬只賠付了40元左右。

記者從多間保險公司了解到，目前生豬保險賠付率(賠款支出/保費收入)已達130%，而去年的賠付率水平僅為74%。若再加上20%至30%的渠道費用，生豬保險的綜合成本率高達150%。這意味着，保險公司每賣出100元的保單，就要虧損50元。這也是保險公司推脫賠付的主要原因，如今豬農購買商業保險的積極性也較低。

病死豬肉流入市場

無良商販

非洲豬瘟肆虐，有無良商販從中牟利，竟敢起販賣病死豬肉的非法勾當。江蘇省鹽城市近期抓獲兩名私自收購和銷售病死豬肉的不法之徒，惟數量不詳的問題豬肉已流入市場。據知情人向《大公報》記者透露，被抓獲的兩人分別是30多歲的柏玉軍和50多歲王金根，均為鹽城本地人，長期從事生豬收購、屠宰和豬肉批發生意。其中，柏玉軍經營規模較大，每年的純利潤約有七八十萬元(人民幣，下同)。

上述二人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，即從爆發疫情的養殖場或散戶那裏低價收購病死豬，然後運回屠宰場私自宰殺，



▲豬農若無購買保險，生豬死之後，僅能獲每頭40元人民幣補償

再經過地下渠道分銷進入市場。據記者了解，豬農若無購買保險，生豬死亡後，僅能從政府獲得每頭40元的無害化處理補償，而不法商販則以每頭100多元的價格收購死豬，私自宰殺後再以低於正常生豬的價格賣給經銷商。出於經濟考慮，不少豬農選擇隱瞞豬瘟病情，轉售豬肉予不法商販。

柏玉軍的屠宰場在私自宰殺病死豬時，沒有對殘餘物進行消毒處理，導致隔壁養殖場爆發豬瘟，生豬大量死亡，養殖場老闆憤而舉報。監管部門隨即對柏玉軍的屠宰場和經營場所進行檢查，發現冷庫中還有十幾頭尚未屠宰的病死豬，隨即將其抓獲。而王金根的案發原因不詳。

一位曾在肉聯廠工作過的人士向記者表示，新鮮的病死豬肉和正常豬肉在外觀上有明顯區別，對於有經驗的消費者來說，比較容易識別。因此，不法商販一般會把病死豬肉進行加工處理，製成各種熟食，例如肉丸、火腿腸等。

前述知情人又指，柏玉軍和王金根案發前一直收購和銷售病死豬肉，恐怕已有相當數量的病死豬肉流入市場。兩人被抓後，目前被關押在鹽城當地看守所等待審判。

經營艱辛

「我養了20多年豬，從來沒像今年這樣倒楣。」57歲的陳漢榮在鹽城市亭湖區青墩鎮租用一家養豬場，原本養殖80頭母豬和800多頭生豬。今年8月，80頭母豬在一個月內全部死光，生豬也陸續死亡400頭以上，直接經濟損失達150萬元左右。

由於擔心疫情擴大，陳漢榮不得不忍痛以每斤6元多的低價，將尚未染病的



豬 ▶ 陳漢榮的養豬場只剩下20多頭生豬，大多數豬欄空空如也

肉價貴賤均難賺錢

生豬賤賣出去。「高了也沒人要，當時到處都發豬瘟，大家都很恐慌。」

到了10月，豬肉價格開始暴漲，陳漢榮判斷豬肉價格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高位，因此打算復產，以挽回部分損失。他用剩餘的一點資金買了30頭母豬回來試養，預計下個月即可配種。

和陳漢榮同齡的張桂正在亭湖區便倉鎮經營開泰生態養殖場，今年共養了

1500多頭豬，但9月份不幸遭遇豬瘟，陸續死掉500多頭豬。

在此情況下，張桂正採取「精準拔牙」措施，即對疑似染上非洲豬瘟的病豬迅速隔離甚至捕殺，同時加大消毒力度和防範措施，終於在10月初成功控制疫情。

較為幸運的是，張桂正並沒有賤賣未染病生豬，而是等到了肉價暴漲之時。「現在一頭黑豬能賺三四千元，相當於去年20頭的利潤，白豬每頭也能賺兩三千元。」他坦言，目前已經賣掉600多頭肥豬，預計年前還有80頭左右能出欄，由此可以抵銷死亡500多頭豬帶來的損失，甚至還略有盈餘。

張桂正表示，去年豬肉價格低迷，包括他在內的很多養豬戶都出現虧損。他並感嘆道，養豬戶的艱辛不是外人所能理解，對於多數養豬戶來說，「肉價低時賺不到錢，肉價高時還是賺不到錢。」